

“零和对局”深刻揭露人性本真的商战小说
一场发生在草根阶层的
《纸牌屋》游戏

戳穿最亲密的谎言，还能再相信谁？

信任危机

原
娟
著

暗战、背叛……危机过后，
如何走出一损俱损的囚徒困境……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
信任 危机

原 娟 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信任危机 / 原娟著. 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5.1

ISBN 978-7-5534-6838-9

I . ①信… II . ①原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03713 号

信任危机

著 者 原 娟
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
封面设计 书舟设计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27
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-18 号底商 A222
邮编 : 100052
电 话 总编办 : 010-63109269
发行部 : 010-51582241
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34-6838-9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定价 39.80 元

举报电话 : 010-63109269

序

一直以来，我始终这样认为：作者只有爱上自己故事里的主角，才能写出好的作品。

“可是，如果故事里的主角是现实中身边活生生的人，爱上了又该怎么办？”文友融融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。

“如果你非单身他非独己，再如果连朋友都无法做的话，那只有咬咬牙，断绝来往了！”

“断绝来往可以！可他是块好料，弃之可惜，送给你吧！”融融认真地说。

融融大方地把她的“爱主”送给我，说逃爱纯粹是玩笑，事实是为尽写字人的责任。融融是位中短篇小说作者，而她觉得，她的“爱主”应该是个大长篇！于是，赠给我。

应融融邀约，2010年8月底，我特地回了趟老家。9月2日下午4点22分，我和融融的“爱主”见了面。他在我对面坐下来，我一眼看过去，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：完了，我坚守了快二十年，精神也不允许出轨的晚节恐怕保不住了！那一刻，我兴奋激动又紧张恐慌。

令我招架不住的，不是他伟岸的身材，也非极具东方男子特色的阔口浓眉国字脸，而是他那双坚毅深邃又略带忧郁的眼睛，和那一头与年龄不符的如霜白发。以一个长篇小说作者的敏感，与他对视的瞬间我就知融融说对了：他是个从头到脚都有故事的人。

他对我似乎也不反感。所以，我们的交流很快由陌生人初见的模式进入似乎熟识已久的自然状态。交流过程中，我们彼此的欲言常常被对方捷足先

目 录

- 01 南方的诱惑 / 001
- 02 突变后的抉择 / 013
- 03 扑朔迷离的婚变 / 025
- 04 谁动了我的房子 / 037
- 05 重逢在生死线 / 049
- 06 无子之痛 / 061
- 07 路遇贵人 / 072
- 08 作茧自缚 / 084
- 09 吴氏父子情怀 / 094
- 10 贷款引发的风波 / 104
- 11 姐妹俩的计谋 / 115
- 12 不是冤家不聚头 / 127
- 13 卷入其中的少年心思 / 138
- 14 理还乱的儿女情愁 / 150
- 15 夜色里的筹谋 / 161
- 16 子山离奇失踪 / 173
- 17 各种烦恼接踵而至 / 185
- 18 虞清生子 / 196
- 19 旧怨添新仇 / 206

- 20 匿名保姆 / 218
- 21 诈骗谜案 / 230
- 22 翁婿对决 / 241
- 23 反目成仇 / 253
- 24 浪子回头金不换 / 265
- 25 父子言和 冤家近身 / 277
- 26 二次贷款 / 289
- 27 谋私惹闲醋 / 302
- 28 钞票惹的祸 / 314
- 29 援助之手 / 326
- 30 上海暗战 苏北不息 / 337
- 31 肖瀚失意 张兰移情 / 348
- 32 香樟事发 / 359
- 33 多方暗战 / 370
- 34 箭在弦上 / 382
- 35 谁背叛了谁 / 393
- 36 祸福一念间 / 403
- 37 并非结局 / 415



南方的诱惑

从九十年代初起，春节前后的两个月，是郑州、徐州等交通枢纽最难熬的阶段。打工潮潮起潮不落，旅客因此逐年倍增，车次晚点、旅客滞留现象司空见惯。挤车拥堵发生踩踏事件，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了。这种情况持续到1998年，安全问题大大改观，但一票难求和拥堵滞客现象，依然存在。昨天，项远领着女儿项睿，顶着阴冷的风从沭阳来徐州火车站来送妻子吴霞，没合眼排了一天一宿的队，才从黄牛党手中买到一张票。

吴霞是偷着走的，万一走不成杀回去，被姐姐察觉到事情就闹大了。

去往广州的列车还没停稳，旅客失控，洪流般地拥追车门，站警挥棍子挡不住，只好猛吹一阵口哨，直着脖子喊：“急着投胎呀！卷到车下压死……”

此话并非是骇人听闻，看宣传图上鲜血淋漓的画面便知是确有其事了。但站警肺腑的警告，仅吓退了项远这样拖家带口的人。那些单打独斗的小伙子们，却如同打了鸡血，趁着胆小的后退空档，打着尖利的口哨，抓住门把一跃，挤进了半启的车门，把到站还没来得及下车的乘务员硬顶了回去。本来排在前面的一看吃了亏，骂骂咧咧又蜂拥而上，吴霞被挟裹进去，背上的包被挤在人外，抻得她动步不得，伸脖弓步，却只能干瞪眼。

“霞！把包给我，你先上去！待会儿我从窗子里递给你！”项远拽着吴霞说。

“不要管我，带好睿睿！人多，别挤丢了！”吴霞甩开项远，像一头被激怒的小母牛，又挤进人堆，一副不登火车誓不罢休的劲头。

精神是可嘉的，现实是无情的。吴霞头一回挤火车，不善进攻，不得要

领，也没有力气，母鸡生蛋一样地被挤了出来。头发乱了，衣扣不知何时也掉了一个。她仍不放弃，抹一把额头的汗，再一次挤进去……

远处，好听的歌声透过阵阵嘈杂传来：火车汽笛声声响呀，小妹妹我送情哥去呀南方……

眼前这些奋不顾身登车去南方的人，伴随着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春风，用不到6年的时间，愣把历史悠久的《走西口》唱成了《去南方》。南方是天堂，南方能实现你发家致富的梦想！只要你有胆，有把子力气或者有一技之长，就去闯吧！项远是男人，有力也有胆，也想去南方，但他拗不过更想去南方的吴霞，只好把“情哥哥去南方”换成“情妹妹去南方”来唱。

吴霞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。项远心疼又着急。他左右看看，叮嘱项睿靠着柱子等他不要乱跑，夺下吴霞的包扭头就跑：“走！那边人少！”

包被项远夺走，吴霞只得跟着一头冲出去，“嘭”的一声，撞进了迎面而来的一个人怀里。

撞着吴霞的人叫吴超，海拔不高，但肩宽体壮。吴超和人约好在十一号车门前碰头，不知是人多没看见还是对方记错了车厢号，预约地点没见到人，就跑到到处找。这个人太重要了，是吴家的财神，是全村两千口人的救命菩萨，可不能给丢了。吴超心急如焚，眼睛只顾搜人，一不留神，撞上了吴霞。

头被撞得生疼，吴霞摸摸额头刚要发火，一眼搭过去，脸一沉侧身挤过就走。

“姐！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吴超啊！”吴超一把拽住吴霞，惊喜地说。

“你认错人了！”吴霞生硬地甩开吴超，加快脚步越过了项远。

听到“吴超”两个字，项远愣了一下，追上吴霞问：“他就是你小爷的儿子吴超？”小爷，是苏北地区对父亲弟弟的传统称呼，也就是叔叔的意思。以此类推，父亲的兄长，排行老大叫大爷，老二就叫二爷。与父亲相好的朋友或者把兄弟，也这样称呼！

“不是的，他认错人了！”吴霞边跑边说，把项远晾在了后面。

赶了好几个车门，吴霞终于上了车。

列车满载拥挤不堪的希望，顶着新年过后的第一场夜雪，病牛拉破车似

地哼哼唧唧启动了。站台上，一群群人还在留恋地张望。项远松口气，忽觉手里少了什么，这才想起女儿来。

“睿睿！”项远疯了似地往回跑。

项睿本来老老实实在原地等爸爸。

进站前，项远背着吴霞嘱咐过她：“你妈走的时候，不要多话不准哭！要笑着跟她说再见，这样妈妈才能高高兴兴地走，才能安心在外面挣钱，给你买喜欢的东西。”

项睿不在乎妈妈挣多少钱，给她买多少喜欢的东西，但她在意做一个听话的孩子。可是，当妈妈的身影从一扇车窗里一晃而过时，还是忍不住哭出声来。火车拉着妈妈走了，她的两条腿不听使唤地追着火车跑：“妈妈别走！我不要你出去挣钱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妈妈……”

火车咣当咣当地消失在梦一样迷迷茫茫飘雪的夜色中，四周突然安静下来。妈妈消失的地方，有个黑乎乎的怪物轰隆隆朝她扑过来。第一次进火车站的项睿，不知那是一列运输煤炭不停站的货车，哭喊嘎止，惊恐地转身就跑。突然眼前一黑，接着双肩被什么东西抓住了，惊叫声还没出口，一个声音在头顶乍起：“别追了孩子，你妈妈可能还没走呢！”

抓住项睿的人是吴超。

吴超在站台上继续找人，目光被追着火车喊妈妈的项睿牵住，担心她出事，便追了来。

“不要怕！叔叔不是坏人！”吴超微微弯腰，双手握着项睿颤抖的手，“和妈妈被挤散了吧？叔叔猜，妈妈找不到你是不会上车的。走吧！叔叔带你去车站广播室，告诉播音员你妈妈叫什么名字。大喇叭里一喊，你妈妈就听见了！”

“不！我妈妈已经走了。找爸爸吧，我爸爸叫项远！”眼前的叔叔不像坏人，项睿的胆子大了些！

“哦？那好吧……”

“睿睿！睿睿……”站台上几乎没有人了，项远没头苍蝇一样地乱撞呼喊着。

“爸爸！”清脆的喊声定住了项远的脚步，回头一看，女儿正张开双臂向自己跑来，身后远远跟着一个人。

见到爸爸，项睿咧开嘴刚要哭，忽地又咬住嘴唇：爸爸说了，不能哭，哭了妈妈会难过的。心说不哭不哭，却止不住哗哗的眼泪，到了爸爸面前，还逞强地笑：“爸！我没哭！我一声也没哭，就偷偷地跟着想看看妈妈！”

项远本想训斥项睿，但怒火被她笑靥里的两行泪融化了，一把搂过女儿：“睿睿做得对！咱不哭！可是你得记住，以后也不能偷偷跟着！妈妈要是知道你偷看她，也会难过的！”项远用力抱紧项睿，他不想让孩子看到自己红了眼睛。

项远看清了随女儿来的人，惊讶地问：“你是吴霞的弟弟吴超吧？”

“你……你是？”吴超撞上吴霞时，没有留意她身边的人，所以对项远没印象。

“我是你姐夫！项远！”项远大大方方地伸出手说。

“姐夫？”吴超显然很吃惊，他看看项睿，笑了。“原来是一家人啊！姐夫你好！我姐她好吗？”

“挺好挺好！就是吧……”项远蹙了蹙眉头：“很固执！结婚那年我就劝她带我去你家认认门，她说啥也不肯！”

“她……跟你说为啥了吗？”吴超呵呵手，犹豫地问。

“说了！你爸偏心不让念书，还老让她干活！她喜欢念书，便恨上了！”

项远乐呵呵地轻描淡写，由内而外给人一种玩笑般的轻松，可吴超突然很紧张：“我姐……她是这么跟你说的？”

项远笑着点点头：“嗯！不过，因为不让念书一下子绝了来往，我不信！吴超，你跟我说说，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？”

“那……那什么姐夫，有些事情，你还是问我姐吧！我没上去车，得赶紧去站里改签。对不起啊！”不等项远说话，吴超掉头逃命似地跑了。

望着吴超飞似的背影，项远摇了摇头。项睿伸伸他：“爸爸，妈妈会不会跟柳晓娜她妈那样，走丢了？”

柳晓娜是项睿的同学，妈妈出去打工再也没回来，据说是出了意外。家里人怕晓娜承受不了，就哄她说妈妈在回家的时候迷路走丢了。叫柳晓娜等着，说总有一天妈妈会回来的。项睿害怕妈妈也走丢了！

“你妈妈才没柳晓娜她妈那么笨呢，丢不了！”话这样说，项远心里也没底，吴霞太俊了，把这么俊的媳妇放出去，心里还真有点不踏实！

吴霞挤过了整整一节车厢，才在十一车厕所门旁边勉强放下了包。她背靠着厕所门，双臂环住丰满的胸，以防被人无意中揩油。满身是汗，此时，呼吸入肺，是口臭汗臭掺着厕所里渗出的臊臭混合味，连热带熏，她快要吐了。

面前是近得分不清口鼻的人脸，身后厕所里叮咚作响，还伴着牢骚：站稳了行不？你挤着我了；怕挤别坐火车，坐飞机呀……吴霞咬着嘴唇笑了，笑自己没有听项远的话在家老老实实待着，所以……“活该！”有人说出了吴霞的心声。顺着声音透过人缝看过去，“活该”二字来自车厢中部一个个子不高、模样端正的中年男人。看他的穿着打扮不像挤火车的人，还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挨了抱怨。男人不愠不火的一句“活该”，激恼被踩了脚的小伙子，他把遮眼的半边长发一甩：“踩了我的脚，不赔礼道歉还畅快，我看你是欠揍！”

中年男人攥住挥过来的拳头，抬起脚说：“来挤火车，就别怕挤别怕踩，挤着踩着了，就是活该！我被别人踩，也是活该！”

小伙子看看那只扁的没了形状的黑皮鞋，不服气地挣一下，从对方手力上感觉不是对手，扭头找帮手：“老大，有人欺负我！”

趴在椅背上打瞌睡的“老大”抬起头，站起身就往这边挤。

“老大”身高马大，吹胡子瞪眼，看样子不是个好惹的角色。原本挨挤不动的旅客风扫落叶般地闪身腾出了空档。面对冲上来的人，中年男人脸一沉解开衣扣，看样子也要玩真的。

那边一闹，吴霞忘记了难受。她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怕打起来拳脚没眼伤着人，就大着胆子喊：“喂喂喂，我说，车上这么多人，脚又没长眼睛，不踩别人单踩你，我看不是故意是缘分！能坐一趟车是缘，踩着挤着谁了就是份。道声歉说个好没准就成了朋友，动手了就多个仇人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，和气生财互相让让吧！”

车厢里醒着的人，目光被这清脆悦耳的女音吸引过来。吴霞那张躲在凌乱头发下的俏脸，磁铁般地把那些目光吸住了。纠缠在一起的三个男人也扭头看过来。一位大爷趁机掰开他们交织的手：“说得对啊，咱背井离乡的不就是想赚俩钱儿嘛！大过年的，出门就打上了，你说这一年能顺吗？松开松

开，踩着挤着了谁也别怪，要怪就怪钱，都是钱闹的……”

那边不打了，车厢里慢慢恢复了平静，吴霞却心潮起伏难安。大爷的话像锉刀，一遍遍地锉着她的心。

吴霞靠着厕所墙壁，闭上了眼睛：可不都是钱闹的！

伴随着拥挤不堪的旅程，往事历历在目。

八十年代末，沭阳还戴着江苏省倒数第一贫困县的帽子，大半城里人，跟项荣、项远姐弟俩一样，没有铁饭碗捧，只好自力更生。项远没考上大学，便跟着姐姐摆水果摊赚生活。吴霞更不容易，生在农村，四岁没了父亲，七岁母亲改嫁。母亲改嫁那年，小爷吴怀德不愿让她当母亲的拖油瓶，强行留下了她，扬言当亲闺女养。小爷对她好，可小娘程华好像跟她前世有仇，天天甩脸子指桑骂槐。上初一那年，程华借口怀德犯了腰痛不能干重活，夺下了她心爱的书包。十九岁那年，又找茬把她赶出了家门。吴霞进城，认识了项远，靠结婚买房子把户口带进城，不料又给了项家大姐攥了短，说是她心眼不正想独占房子。吴霞真是冤，和项远相好时，压根没动过靠买房带户口的念头，还是卖房的大爷提醒才用了这个办法。项荣怀疑她，她不生气——又不是跟她过，项远对我好就行了！

不生气，不代表不争气，欠账的滋味可不好受。项远没有积蓄，买房子、买家具、装修和结婚的钱都是项荣借的。为了还账，两口子白天摆水果摊，晚上到饭店洗菜刷盘子，吴霞怀孕了也没歇下。小两口子起早贪黑地干，一年到头才攒了一千多块。女儿项睿出生后，吴霞没法摆摊也不能上夜班了，项远一人挣钱三人花，结果到年尾，所剩无几。转眼四年过去了，五万欠账才还了五千块。项荣的脸很难看，说他俩不是不挣钱不攒钱，都是吴霞大手大脚享受了去！吴霞很委屈，说我整天那么累，吃得不好不顺口哪有力气干活？年纪轻轻的又在外头抛头露面，穿着打扮总不能跟你一个老娘子似地邋里邋遢的吧？吴霞的辩解不但没能平复项荣的怒火，反让她抓住了把柄：“就冲你这样过日子，一辈子也翻不了身！我不等了，五年内还不清钱，我卖你房子！”

项荣的话伤了吴霞自尊心，接下来的几年里，省吃俭用死扣紧攒，断断续续终于还了一半。就照着这样继续下去，再有几年也就还清了。可吴霞觉

得这样活太累，太没意思了！她开始厌烦日复一日毫无起色的日子。看身边的人一个个去了南方，在项睿上初一这年，她也决定去南方闯一闯！项远反对：“放着平平静静的日子不过，去闯什么深圳？就算为了生活必须出去一个，也轮不到你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。”吴霞不这么认为：“法律没有规定挣钱养家是男人的专利，女人一样行！再说了，在你姐心里，你比你儿子还亲！你走了，她肯定认为是我把你逼走的，我可不想留在家里看她的脸色。”

吴霞伶牙俐齿能抓理，但说的也是实情。项远拗不过她，只好放她走！俩人商量好：不跟大姐说，先斩后奏！

身后的厕所门开了一条缝，更加浓郁的臊臭扑鼻而来，腹中蠢蠢欲动的食物受其诱惑，铆足劲儿冲向喉咙。“哦呜”！吴霞呻吟一声，抱紧肚子咬住嘴唇意欲压下去。就在吴霞必须得吐又不知往哪里吐时，一件衣服伸到了嘴边：“别憋着，吐出来舒服些！”声音忽然硬气：“谁有塑料袋，快拿来！”

“我有！大家让一下，我过去！”

几口污物吐进某人捧着的衣服里，心口里轻松了许多。吴霞吸几口气抬头看，替她解围的是踩了人家皮鞋的中年男人。拿着塑料袋挤过来的人是被踩的小伙子。

吴霞嘴唇一抖腰一躬，又呕吐起来，直吐得脸色苍白浑身冒冷汗，意识糊涂！

用自己衣服替吴霞解围的人叫柳启东，也是沭阳县人！

柳启东和吴超约好在十一号车前碰头，检票时想起一个包落在寄存处未取，回去取包耽误了时间，进站后见车快要启动了，掉头跑向十三号车。十三号是餐车。柳启东南南北北常来常往不少年，对去往广州这趟车，比自家的房间还要熟悉。经常出门的人，不像吴超那么死硬，在约定的地方见不到人，就到处乱跑，结果把自己丢在了站台上。

柳启东几句话搞定餐车乘务员，花大价钱买了两个座位，掉头进了车厢。一路峥嵘挤了一头汗，好话说了两卡车，才挤进十一车。柳启东猜想，吴超在预定地点没见到他，应该直接上车了。他挤过十二号，找遍十一号，也没见着吴超，正口干舌燥没了说好话耐心的时候，踩了小伙子的脚。一脚

下去，差点挨揍。吴霞几句话帮他脱了身，便记住这份情，路过时想顺便跟这位仗义的女子道个谢，碰巧吴霞晕车难受得紧，不及思考，脱下衣服来解围。被踩了脚的小伙子也是直性人，话不投机才动了手。听到有人喊要塑料袋，也好晕车的小伙子便把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送了过来。

吴霞吐得翻肠倒肚睁不开眼，柳启东见她一个人很是同情，便请小伙子一起送她去餐车。吴霞难受得站都站不稳，连个“谢”字也没说，就被一路吆喝的小伙子半扶半抱着走了。进了餐车，一头趴在桌上再也不想动弹，身边俩人的谈话，却没逃过她的耳朵。

“一个说：大哥，刚才对不起啊！”

“一个说：没事！出门在外，难免的！”

“大哥，不打不相识！交个朋友吧！我小名小二子，大号张杰，跟我一块儿的是我老大，叫姚胜，我们去深圳，你去哪儿？”

“哦！我叫柳启东，也去深圳！”

“你在深圳做什么？”

“在花木公司培植队当队长！”

“你那缺人不？”

“缺！”

“嘿嘿！觉得跟您挺有缘的，我和老大跟你干呗？”

“行！”

“那咱深圳见！”

“好……”

声音渐远，吴霞睡着了，待被一身热汗悟醒，抬头往窗外一看，满眼绿水青山。养眼的好风景告诉她——已经到了南方。一口气喝干柳启东递过来的水，“咕噜”打个嗝顿时浑身舒爽，这才说了声“谢谢”！

柳启东严肃地问：“胆子不小，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就敢喝我的水！”

“为啥不敢？”吴霞瞪着眼问。

“不怕我是人贩子？”柳启东饶有兴趣地晃晃空瓶子：“在水里下药？”

“哦！”吴霞“噗”地乐了。“有你这样满火车跟别人说自己姓啥叫啥，要去哪里，是干什么的人贩子吗？”

弄清和小二子谈话被她听了去，想卖关子的柳启东尴尬地笑了：“看你

这一头汗！带薄衣裳了没？找个地儿换上！”

盥洗处，吴霞洗去一脸纤尘和疲倦，进厕所脱去臃肿的棉服、棉鞋，换上得体的衣裙、高跟鞋。待走进餐车，不仅柳启东，连餐车服务员和其他旅客的眼睛都直了。

柳启东得知吴霞也是去深圳打工，问她会些什么，说他在那边认识不少人，可以帮她介绍工作。吴霞想了想，问养花种草，熟悉花木品貌和生长习性算不算特长。

柳启东眼睛一亮：“算呀！还不是一般的特长，是技术！你会这个，工作我包了！我们公司园圃设计室急着用人，本来我带小老乡吴超来应聘的，到现在也没见着人，估计是没挤上车，你先替他顶上去，咋样？”

吴超？吴霞眼神不自觉地一戾：“我不顶！要饭吃也不顶！”

柳启东急了：“园圃设计员可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。正常聘用的都是吴超这类正规农林专业的大学生。像你这样的半吊子，机会是打着灯笼也难找。为啥不干？你……你该不会以为，我真是人贩子吧？”

吴霞望着车窗外逐渐高大的楼房，茫然地摇摇头：“我没文凭，人家肯定不要！”

“这不有我嘛！你有技术有能力，你叔我这张嘴，就是你的文凭！有我在，你一定能进设计室。但前提是你得自信！”吴霞三十三岁了，可看起来也就二十五六的样子。担心她多想，柳启东给自己长了一辈。他一门心思想把吴霞带进公司，是有他的想法的。以他的理解：女人好强，多是家里男人窝囊。这种女人很值得敬佩同情。像吴霞这样漂亮好强，但没有一点出门经验的女人，柳启东有几分担心。

“谁不自信了？”吴霞收回目光笑问柳启东。第一次出门就遇到如此热心肠的好人，吴霞心里默念阿弥陀佛，可她不能说出真相，只好继续找借口：“吴超是咱老乡吧？因为没赶上车就被我挤了工作，我于心不忍啊叔！以后碰着面了，咋说咋处呢？”吴霞看出柳启东比自己大不了几岁，觉得叫叔不大合适，可人家已经以叔自居了，只好借坡下驴！

“你担心的是这个啊傻丫头！”吴霞一个“叔”字叫出口，柳启东还真找到了当叔的感觉。“外面竞争有多残酷你知道吗？这种事换个人早上杆子巴

结了，你竟然还替别人着想，你呀你，太善良了。这社会，太善良会吃亏的。不过你别担心，我可以找个借口不让吴超来。”

“说话不算数怎么行？”

“没事！跟你实说了吧！”柳启东笑了：“按他家的条件，根本不需要出来打工。他通过我以设计员的名义进公司，不过是想偷偷卖他家的花木！”

“设计员咋卖花木？”柳启东笑得诡秘，吴霞觉得这里面有文章，可她搞不懂设计员坐在办公室里，怎么卖花木。

“这就得请教我了！”吴霞兴趣渐浓，柳启东小有得意：“遇到大型住宅区或者园林工程，设计员要亲自到场勘测，根据地理环境和地质结构决定使用哪些花木，然后再结合所选花木的习性和颜色来设计图谱。在选花木这个过程中，项目一方是全权听从设计员的。如果吴超进了设计室，他就可以暗中运作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哦！”吴霞似有所悟：“可是，吴超偷卖他家的花木挖公司的墙角，一旦被公司发觉，你是介绍人，不得受牵连吗？”

“所以，吴超没来，兴许是好事！你听我慢慢说，事情是这样的……”

原来，柳启东带吴超来深圳，是碍于舅哥虞庆来和庆来亲家虎长生的面子。实际上，吴霞的担心也正是他的担心，他也怕吴超万一露馅牵连到自己。这下正好，吴超自己没能上车耽误了事，赖不着别人。他不但免受牵连，也对说情的人有了交代。

“好！叔！我跟你走！保证不给你丢脸！”弄清来龙去脉，吴霞答应听从柳启东安排。

估计吴霞已经到了深圳，项远才告诉姐姐吴霞走了。这件事，是在姐姐家的饭桌上说的。

“她是个女的，要走也是你走，为啥让她走？走了你才跟我说，你……你想气死我啊！”

项远偷偷摸摸送走吴霞，项荣气得口不择言，项远抓住她的话把子笑道：“我是想走，三年前就想了。可你不让，说就我这一个弟弟，得天天看着才放心！你弟弟我都三十四了，又不是小孩子。既然你要看着，那就看着吧！欠你的钱又不能不还，只好让吴霞走了！”

当着姐夫关魁的面，项远嘻嘻哈哈哪壶不开提哪壶，项荣变脸扬起了巴掌。项远站如一棵松，不藏也不躲。父母不在了，在亲爱的姐姐面前，项远从来没把自己当大人。

项远说得没错。三年前他就想走了，吴霞支持，可项荣坚决不放。项荣清楚弟弟急着挣钱是想还她的房债。可是，这几年耳闻目睹的一些事，令她心惊胆战。亲眼见的，身边四个出门挣钱的熟人，三年里一死两轻伤，一个成了植物人。父母老来得子，生他那年父亲走了，母亲把项远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，过世时千叮咛万嘱咐：“荣啊！看好远儿。他要是有个长短，百年之后，你别来见妈！”项荣不想百年之后没脸见娘，就生拉硬拽没让走，还威胁吴霞要是放走项远，她就卖房子收钱。项远闹得紧，吴霞靠不住。那几天，项荣干脆住在项远家盯着。太冷的天，把儿子关勇和水果摊一搭甩给了关魁，关勇感冒了都没回去。姐姐这样在乎自己，项远只好死了出门的心。关魁记住了这件事，常拿来点打项荣！现在，当着他的面，项远也直白地反驳，她哪能受得了，扬起巴掌就要打。

关魁苦大仇深地坐在饭桌旁，冷眼旁观，不拦也不劝。

关魁看得出来，老婆是真生气了，但巴掌绝不会落到项远脸上。项远是谁？是项家的命根子、项荣的心头肉，她能舍得打儿子，但绝对不会动弟弟一根手指头。果然，项荣扬起的巴掌结结实实地拍在桌子上，震倒了酒杯，满腹怒气随着洒出的清冽酒水，变成两声苦叹：“你呀！唉！”

项荣虽然生在城里，干的可都是力气活。去市场批发水果，装车卸车，一擦三四个水果箱子，百十来斤，关魁搬着都费劲，她一弯腰轻巧地抱起走了。因关魁嘴功不如她，力气也稍逊一筹，所以习惯了沉默。见项荣被项远揭短气得没了脾气，关魁小有得意，扯扯项远，拿起酒瓶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坐下，喝酒！”

这句话提醒了项荣，长臂一挥，把憋回去的怒气撒到了饭桌上。看着一桌饭菜变成一地残羹，关魁赌气地站起来：“走！出去吃！”

反正吴霞已经走了，项远才不管姐姐生气不生气呢，咧嘴一笑掉头就走。关勇、项睿表兄妹俩头一回见这个阵仗，愣怔着不敢动，直到项荣甩手吼他们滚，才慌忙抖落脚面上的饭粒，溜烟地冲出门去。